

重修廣平府志卷二十四

經政略 祀典

府城隍廟在府治西

舊志

明萬曆十一年知府賈應璧重

修

國朝康熙五十三年知府王嗣衍乾隆二十一年知府劉

叔枚同治十三年知府長啟各續修

採訪冊 王嗣衍記略余自辛卯冬

以典選外遷武安守武安南北衝衢自懼德鮮才乏不克勝任惟律已廉御屬恕以補我才所不逮下車之日屬邑以早歉告而永年邯鄲尤甚老幼幾不相保余憂心蒿目夙夜悚惻幸賴大中丞趙公仰承 睿意亟發倉粟餉之而民安堵如故越二年癸巳郡屬大稔民樂其豐比戶悅豫予以奉職無狀而得優游卧理者皆藉 聖主無疆之休暨上官德澤以至於此然安知非神降之庇俾吾民獲以舍哺鼓腹於太平熙雍之盛

也乎則祀神之典又安可替耶郡有廟歲久不治殿寢
庭廡以及於門皆荒穢毀蔽不足以謁虔妥靈因倡捐
薄俸庀材鳩工易廟之圯榱與腐瓦而更新之一時僚
屬暨紳士耆民咸好義樂輸惟月若日工告訖是爲記
劉叔枚記略廣平郡城中舊有城隍廟建自前明嗣
後屢示顯異以故人心警惕歲時伏臘而過趨肅若不
遺婦孺真有所謂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者余於壬戌歲
來莅茲土視廟址稍隘意欲重修而有志未逮越十餘
年而躬膺簡命仍莅茲土得知府事及再瞻厥廟
則不獨規模卑狹抑且棟宇傾欹塗堊剝蝕思遂前志
而商之合郡邑侯共襄厥事未幾而士民之樂輸者踵
至鳩工庀材八閱月而工告竣輪奐斯崇翬飛鳥革視
前大爲改觀從茲以往邀神貺而獲天庥則雨暘時若
大有頌書而合郡人民將緣是而胥受其福也是爲記
邑人李鍾璘記略郡城隍廟在府治西每經傾圯歷
任郡伯率屬重修皆泐貞珉紀其事迨同治初年東西
廊廡拜殿後殿戲樓漸皆頽敗紳民等稟請府縣募化
捐修正內兩廊十一間資用告罄輒止八年長子明郡
伯重莅斯土有志修葺率紳商吏民共捐若干繕案貲
購買木石甄瓦因工程浩大尙不敷用未敢興修復擬

於各屬勸捐乃值水旱不時中輟延至癸酉永邑王竹堂父臺倡捐京帑一千緡用前所購物料鳩工庀材僅將戲樓修起而資用又告竭矣郡伯復延城內紳耆並飭本署書吏隨同赴永邑鄉鎮及十屬之內廣爲勸募以資續修凡積數年之經營始得告竣盛舉之真不易也是爲記

永年縣

倚郭

社稷壇在城北門外

縣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城南門外

同上

先農壇在城東門外雍正四年建有藉田四畝九分

同上

厲壇在城北門外

同上

城隍廟在縣學西明崇禎十二年知縣宋祖乙創建

國朝順治間知縣余維樞乾隆間知縣孔廣棣嘉慶間知

縣袁俊伍傅疇各有修葺同治五年知縣王德炳重修

縣志

縣志 明宋祖乙記略丙子夏余自唐調永初入境詢
縣志應者曰附載府志謁文廟名宦祠罔所祀又謁府
城隍神祠而卑處東隅曰縣城隍神也余計之曰名宦
當請學使志必博採鄉獻爲茲神宇是誠在我無何邊
警事迫余方繕城垣練鄉勇與士民商登陴計無能他
及明年二月解嚴因以名宦祠商諸廣文汪公光緒屬
孝廉李子濬盧子愜允盧子贊元貢生胡子鳳閣分較
邑志城隍神祠則卜基縣學西計日集事入秋邊警又
告矣余同郡尊誓諸城隍廟期共城爲存亡城頭露宿
五十日浸冬賊逼城二十日敵退而土賊繁興賊散而
援兵經過所在掠殺明年中夏始定乃復理前功爲前
後殿各一東西廊各一戟門一儀門一落成之日適孝
廉諸公以志進而名宦祠設焉余以舉之不易也因勒
之石 國朝申涵盼記略永故無城隍祠郡祠列神像
東廊下官民伏臘釐祝未得所便山東清六宋公始創
建縣城隍廟於學宮之西本舊草場地狹隘卑涇殿僅
三楹餘未及舉遂去後人續建兩廊門垣寢廟並黃冠
士司香火道院六楹正殿塑像兩廊繪事而已因多甬

11

11

3

傾壞幾成廢構邑侯余公來治此邦諸務畢舉每因謁廟輒慨然曰吾聞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今茲棟宇旣創之宋令儻由此漸淪圯敗非我責乎於是捐俸鳩工因舊制擴之開廣周邃一時改觀乃勒石記厥事孔廣棣記略余承乏永年謁拜城隍神祠下睹傾圯狀怵然弗安節俸餘謀更葺紳民不期而同醵金以千經始丙子七月王辰至丁丑三月癸丑落成紳民夸神靈異以張斯舉也余曰唯唯事神之道赴義宜勇而持志宜壹若夫以修葺之役自爲功且爲令功皆非所望於吾民者民其喻令言而以之事神不遠矣僉曰善因勒之於石伍傳沛記略平干爲畿南望邑聰明山在城西昔盧頂禱聰明山記曰彰善禍淫之謂聰降祥毓物之謂明夫邑之有城隍神猶有宰也邑之民安居樂業而相與習禮讓敦孝友是民之福也宰之幸也否則愧之勵之甚且從而威之亦民之福也宰之職也夫鬼神之福善禍淫亦若是而已矣今廟之成費金且千邑民之捐貲者蓋不下數百家皆其樂善者也吾尤願民之推此樂善之心以事其長上和其鄉里保其子孫是民之福也宰之幸也亦卽神之惠也抑有異者廟有舊碑前邑令山左孔君記其重修之歲月蓋始於乾隆丙子七月

而成於丁丑三月是役也前邑令今中山刺史袁公捐金創修經始於嘉慶丙子二月而成於丁丑九月其先後干支若合符節然則廟之廢興固有數以存乎其間雖鬼神亦有莫逃乎數者耶袁公始之而余成之而後之人踵其事而隨時補葺之則廟貌長新蓋有人事焉而不盡關乎數者余既不敢沒袁公之善而又樂後之人繼余志而增修之也且宰之遷調不時而神與民則久居茲土是隨時補葺之責似又有不盡在官而在民者故備書之以諗來者又以爲邑之士民勸也邑人高甲記略考郡乘明世縣城隍無專祠朔望展謁附於府城隍廟東廊崇禎戊寅邑侯宋公祖乙卜基縣庠西創建前後殿東西廊儀門大門是吾永之缺典至宋公而經始焉然規模雖具而體制仍多未備是以賢侯繼起增修中殿穿堂饗殿戲樓東西內外殿隸亭道房戲房昔之缺如者於是盡美盡善矣第自前明戊寅泊國朝乾隆丁丑百二十年碑殘碣斷歲月難稽姓名亦泯良可慨已廟內現存貞珉一係乾隆丁丑孔邑侯廣棣一係嘉慶丁丑袁邑侯俊伍邑侯傳沛先後捐廉倡率士庶吏役相繼修理今歲乙丑幾五十年矣王邑侯德炳朔望謁廟目覩殿宇摧殘慨然以補葺爲任先囑

廉以爲城鄉倡遂擇吉鳩工八閱月而煥然聿新

關帝廟在西關外康熙四十七年知府年希堯增修雍

正十三年知府周夢錦知縣侯可大道光十八年知府

周岱齡相繼修葺光緒十七年知府吳中彥知縣余效

衡重修

房冊

一在南甕城

舊志

一在遊擊署西

營冊

文昌祠在府學東明萬厯年間知府盧泮建崇禎間知

府程世昌修

國朝康熙十一年知府劉光榮知縣朱世緯五十二年知

府王嗣衍雍正十三年知府周夢錦各有修葺

舊志

嘉慶

五年知府徐煥督同教授步毓巖邑人李其相等續修

縣志 光緒十九年知府吳中彥重修房冊 步毓巖記略

天則紫微西垣外之六星在人則張仲孝友及亞子其
以星而輔乎人抑人而應星以生均無庸深攷要皆佐
宣聖以敷文教者也是以翼宮之旁皆有其祠我
聖朝右文重儒於此尤矜式焉平干舊稱文藪而此
祠之設前有庭左右有廡後建一閣余於乙卯秉鐸是
郡從城外護隄上仰見閣巔翠拔凌雲因念 畿南風
雅獨推廣武有由然也迨莅任後辦香肅謁睹其廟貌
雖未卽於頽然殘缺殊不足壯觀瞻竊歎文星以光耀
爲主而光耀匪徒恃其巍峩又在於壯麗也郡之屬邑
有十讀書待聘之士不知凡幾乃習見棖題之剝落神
祇之闇然竟聽其傾圮一至於此殆無人以倡之故雖
有好義之士末由激發耳余承太尊命謀之在城紳士
李其相申陶菴等共襄厥事願以工大未容猝辦先捐
數百千修其後閣又遲一稔再捐若干整其前宮費兩
年之經理成一郡之宏規真盛事也同懷諸衿士咸歸
功於余余曰此太尊之倡率諸公之贊翊余何力之有
然近科登賢書頗不乏人得毋文光煥發乎卽此謂吾
儕有以啟之也可今余將待銓於部行與諸公別後或

歲增丹堊無俾再壞是所望於諸公與後之同志者是
爲記 武勲朝記略郡城文昌祠自嘉慶庚申重修迄
今九十餘年棟宇摧折殆不可支光緒十一年秋大雨
水牆垣盡圯十五年冬吳曉滄太守來守是邦百廢俱
舉凡地方要工皆捐廉爲倡次第重葺以是祠工大費
繁籌之數載因重修府志之舉而並圖之倡捐清俸五
百金延集十邑好義者與之謀爭先樂輸贊用大集迺
遴派紳董鳩工庀材諏吉興修自初夏迄孟冬七閱月
而告成用白金二千五百兩有奇祠內舊有訓蒙義學
漸卽廢弛公爲添建書室庖廚十餘楹更定章程改延
塾師課成童每歲修脯捐廉給發通詳立案以垂永久
郡人士樂公志之有成也擬立石以記其事而屬文於
予予惟是舉也主之者太守襄其事者朱教授昌時耿
訓導鼎九郡紳武用章范愨李寶樟焦清吉蘇懷福也
至於閱歷久遠維持不敝則有望後之官斯土與郡之
賢士大夫弗忍斯文之墜者是爲記 吳中彥落成詩
文昌高閣城南東斜值奎樓右泮宮主宰科名列祀典
俎豆崇德且報功溯自前明逮我朝屢加增葺非一
朝徐公修後九十載摧殘風雨歎漂搖棟宇傾圯牆又
裂輝煌金碧全漫滅似此不克妥神靈費鉅誰創興修

說我荏斯郡先文教朔望焚香謁廟貌文明之地雜荆
榛何以勸忠弁勸孝大厦原非一木支籌經數載費尋
思躬自捐廉首爲倡婉陳大義勸衆施果然感激具天
良慷慨書捐樂解囊粲粲白金一旦集始願不及今快
償鳩工庀材期擇吉經之營之七閏月丹漆黝堊美奐
輪開拓規模勝昔日興復本是有司職神力默佑藉羣
力進告諸生賀落成欲求科第先種德我非好名喜要
譽人之欲善誰不如惟願後賢守此土遇有罅漏勤補
苴輸將十屬皆富紳何敢擾累窮檐民
監工諸君碑例書潔已趨公不染塵

魁星樓在府學前泮池中明隆慶間知府賀賁建

國朝康熙十一年知府劉光榮知縣朱世緯修

舊志

光緒五

年知府長啟重修

房冊

一在東南隅城上明萬厯間知府

南居易知縣陳所行建

縣志

龍神廟一在城東北

舊志作城北

五里黑龍潭明萬厯間知

府陳仁建俗稱九龍廟

國朝嘉慶六年知府徐煥道光二十九年知府王桂同治

九年知縣錢敏先後修葺光緒二十年禱雨靈應知府

吳中彥知縣張子偉倡捐重修

縣志兼房册 明盧太
中記略邑東有水濱焉

極目汪洋世傳爲龍神潛藏澳區郡伯湛一焦公邑侯
瑤林李公相繼而莅吾土歲偶亢旱詢之故老戒饒鼓
肅牲醴於水濱齋居而露禱之三日雨降歲用大熟此
固二公之爲民祈命以迓天休然俾吾邑而甘澍滂沱
廣亭毒而穀士女者皆神惠也是龍之爲神其功用亦
宏且鉅矣可無報哉舊有廟三楹弗足以棲神而彰其
靈應相與偕謀聚材鳩工爰命鄉官典史郝西省祭官
郝重輝等董其事焉厯歲月厥功告竣廟前創拜殿亦
如廟制東西創兩廊創鐘鼓樓且兩門並建而門以內
創官亭二爲祈報憩息之所其制奕然鼎新隆隆洞洞
眞吾邑一巨觀也所費共計三百餘金焦公則捐金五
十兩有奇繼焦公者張公又捐金若干所屬八邑邑長

邯鄲王公曰善成安賈公三策肥鄉周公汝弼曲周王公祚昌廣平蘇公文蔚雞澤邢公大壯威縣張公蒙正清河王公國封各捐金十兩餘所費者實我侯之獨力勸施費則官而利則民也是役也宜勒之石以垂不朽國朝毛振翎詩古隄迴抱北連東隔斷洛河水勢窮雉堞遠吞千島月譙樓高接萬山風環壕荻葦迎袍綠傍岸荷花撲馬紅聞道靈潭能致雨為民祈禱到龍宮吳穀詩籃輿曉出郭門東野色蒼蒼望不窮隄偃長虹縈宿霧潭澄明鏡動秋風連塍香稻雲鋪綠點徑幽花淺著紅一雨郊原農事足報功先到九龍宮吳中彥禱雨詩黑龍潭祀九龍神靈應常昭佑我民惟願雲興及時雨恩膏同被萬家春奉職多愆守土官疏求待罪敢希寬為民請命神一在東城上雍正七年知府其鑒速需滂沱救旱乾

李梅賓建俗稱二龍廟禱雨輒應舊志一在西關外即昭

龍廟嘉慶六年知縣郎錦騏重建道光十八年知府周

岱齡修光緒十七年知府吳中彥知縣余效衡重修採訪

冊一在城西二十五里辛村同治十一年知府長啟知

縣錢敏建後殿爲治河諸公生祠東偏爲義塾

縣志

火神廟在南甕城明崇禎十一年建

舊志

光緒二十年知

府吳中彥重修

房冊

一在西南城下

縣志

一在遊擊署西

營冊

河神廟在城南午橋村

舊志

土地祠在府署浮青閣後一在儀門東

房冊

一在縣署大

門內

縣志

八蜡廟在府治北康熙十一年知府劉光榮知縣朱世

緯重修

同上

劉猛將軍廟在縣治東南雍正二年總督李維鈞檄知

府王允攷建

舊志

咸豐六年知府長啟重修

縣志

李維

仲春虔請劉猛將軍降靈自序吾乃元時吳川人吾父
爲順帝時名將會鎮西江威名赫赫聲播遐邇惟以忠
君愛民念念不忘國事吾謹遵父命亦日以濟困扶危
後授指揮之職亦臨江右又值江淮萑苻之盜蜂起人
受塗炭令吾督兵勦除我時方年二十偶爾爲帥惟恐
不能稱職有負國恩又貽父母之憂孰知天命有在經
由淮上羣盜聞信體解返舟凱還江淮之路田野荒蕪
因停舟採訪輿情黎民疾苦之狀皆云盜掠之後又值
蝗孽爲殃禾苗憔悴民不聊生吾聞之愀然計無所施
欲奏議發倉非職守當爲適遇飛蝗蔓野視其衆日吾
與汝等逐之何如衆皆踴躍歡然相隨吾卽率衆奮然
前進蝗亦爲之遁迹然而民食終缺困不能扶災不能
救烏在其爲民上耶因情急乃自沈於河後爲有司聞
於朝遂授猛將軍之職荷上天眷念愚誠列入神位前
曾因 畿北飛蝗蔽野李公誠禱故吾於冥冥之中聊
爲感格而公遂感吾靈異而建立此廟已歷十有餘年
矣若問他年之事吾豈可逆溯而定乎將軍自序如此
已亥年滄州靜海青縣等處飛蝗蔽天力無所施予是

時爲守道默以三事禱於將軍一求東飛於海二求日
飛夜宿爲吾所縛三求蝗自滅果十三日不去夜擒七
千三百口袋餘皆不傷田間一物自是蝗不爲害七年
於茲~~三~~甲辰春予以事聞遂命江南山東河南陝西
山西各建廟以表將軍之靈并於暢春苑擇地建廟將
軍之神力賴聖主之褒勅而直行於西北永絕蝗
蝻之禍數千里億兆無不蒙庥其功不亦偉與將軍諱
承忠將軍父諱甲長啟記略咸豐六年余守是郡謁
將軍廟周覽祠宇庭院荒蕪棖棟傾圯踏瓦礫之場慨
英偉之像謀爲修復迺商諸士而士皆樂趨捐貲不下
數千緡遂鳩工庀材與城樓而並葺僅踰一二月而告
竣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憑也因爲之頌曰忠君愛國
將軍之德救災恤貧將軍之仁驅邪除蠱將軍之武
上天眷佑下民輸誠保我黎庶將軍之靈是爲之記

冉子祠在城西四十五里瓜井村明成化間知府秦民

悅建嘉靖間知府唐曜修

國朝康熙十一年知縣朱世緯重修

舊志

同治十二年知縣

王鏞補修

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沼不當有祠

古稱鄉先生死而祀於其社冉子亦無功德於沼之士者沼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沼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耶然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案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寶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歔歔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蓋死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是既返而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或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遊於其門牆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干乘子貢之連騎結駟於齊魯之郊而亂齊存魯卜子夏之疏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哀然聲稱者其餘虎視麟躍翺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弟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然仲弓猶爲季氏宰閔子騫雖不爲季氏宰遭母讎亦得以苦行力學稱內外昆弟之間顏淵才高孔子獨與終日言而不違而問仁問邦及簞瓢陋巷之居亟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絕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

稗官野史之間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
當言不出口眇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
黨朋友之間故後世不得而述焉漢以來自天子至州
郡守令王祀孔子至執弟子禮駿奔走盛邊豆凡入學
合射養老獻馘之屬不敢不廟謁以告而冉子得並顏
閔之徒首配食之趙古稱多悲歌慷慨慕義名俠之士
者也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樂毅之勛業平原公子
之愛土唐之宋璟宋之李沆彼所謂蓋世之賢也然俱
已頽落薶沒不復覩記其所遺墓宮往往里之童子樵
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口如冉子者數
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以祭何與嗚呼傳不
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故士之好修不必
論著乎文采聲施於國家載名氏撰藝實於竹帛鼎彝
之間而苟自其所壑遊谷處夷然託行隱君子之列焉
百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君來謁
冉子之墓而加亭於其碣復修葺故廟屬予爲記蓋將
以孔門首德行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呼子非嫻於
文辭者也又頗自怪性多迂疏稍近薶蘿麋鹿之資而
不足以遊世焉要之功與言皆不能矯者而獨願乞身
入山學爲隱君子如吾冉子以附郡守之教是或可勉